

· SHORT STORIES ·

雷沙革村的  
读墨人

THE INK  
READERS  
OF DOI  
SAKET

禁书榜

[荷兰]

托马斯·奥尔德·赫维尔特——著

Thomas Olde Heuvelt

厉青冰 等——译

东方出版社

THE INK  
READERS  
OF DOI  
SAKET

SHORT STORIES

雷沙革村的  
读墨人

〔荷兰〕

托马斯·奥尔德·赫维尔特——著  
Thomas Olde Heuvelt

厉青冰 等——译

東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雷沙革村的读墨人 / (荷) 托马斯·奥尔德·赫维尔特著 ; 厉青冰等译. — 北京 : 东方出版社, 2018.10  
书名原文: The Ink Readers of Doi Saket - SHORT  
STORY COLLECTION  
ISBN 978-7-5207-0567-7

I. ①雷… II. ①托… ②厉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荷兰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荷兰—现代  
IV. ①I56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90152 号

Copyright © 2018 THOMAS OLDE HEUVELT  
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ooke Agency International, The Grayhawk Agency Ltd, and  
CookeMcDermid Agency.

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: 01-2018-5504

雷沙革村的读墨人 (LEISHAGECUN DE DUMOREN)

---

作 者: [荷兰] 托马斯·奥尔德·赫维尔特  
译 者: 厉青冰 等  
出 版 统 筹: 吴玉萍  
责 任 编 辑: 罗佐欧  
特 约 编 辑: 邹熙  
责 任 审 校: 金学勇  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  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 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 
邮 编: 100007  
印 刷: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 
版 次: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 
印 次: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开  
印 张: 8.625  
字 数: 145 千字  
书 号: ISBN 978-7-5207-0567-7  
定 价: 39.80 元  
发 行 电 话: (010)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

---

## 总序

## 中国科幻的新起点

韩松

方舟文库的科幻系列中，第一个吸引我的作者是双翅目。2017年，我与她 在一场科幻活动中相识，那时我首次看到她的作品，惊为天人，后来又陆续看了她另外一些作品，成为她的粉丝。以前我评论刘慈欣的《三体》，说《三体》把我们写的科幻碾得粉碎，如今看双翅目的科幻，又有了这种感觉。我觉得她的一些作品担当得起“伟大”这样的词。她的小说像迷宫一样让人深深陷入。读完后我头脑里翻腾着星星般的无数想法，却始终无法整理出完整的语言来归纳。它们是太可言说了，却又充满无尽的解释，阅读的愉悦和绝望同时升起。后来又看到翼走的小说，同样深感震撼，佩服不已。为拥有这样的作者和作品的一套书写序，我感到十分荣幸。

我觉得中国科幻可以分为两个流派。不是硬科幻和软科幻，而是模仿西方、向西方科幻致敬的流派，和拥有更多本土价值、个人趣味的流派。我们这一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

长起来的作者，有时被称作所谓的“新生代”，其实主要还是在做第一种科幻，在模仿，在向黄金时代的西方大师们学习，从主题立意到内容风格，都明显有这样的痕迹。有时写出了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品，其实也都不离这个路数。但是新一代人，比如方舟文库的年轻科幻作者们，我觉得很难归类。他们的出现代表了一种新样式的冲击，更有自己的东西。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中国现代科幻真正的新起点，而之前的科幻多少有那么一点“前现代”。

这批新作者风格奇异，很个人化，跨界感突出。在他们的作品里看不到太多传统的主题和画面，却能把传统的元素推入新的境界。他们追求不羁的想象力和严格的科学背景，却不再拘泥于软硬科幻之分，挥洒自如，转换灵动。他们追求文字的繁复精妙，更关注人的内心、人的命运，以及人在政治、经济和技术大背景下的悲欢离合。从他们的文风和表达中看不出作者的性别。他们探讨的问题相当前沿和先锋，涉及深层的精神世界和认知领域，触及人的灵魂，创造了一些全新的艺术形象。他们不再仅仅是写一个点子，而是在自酿一种趣味，写自己思考或玩味中的东西，品味人类心灵的深邃、复杂与别致。他们的作品更有艺术性，更有美感，甚至带有宗教感。这是从模仿世界到拥有世界的转变。他们让

我重新看到了阅读科幻的意义，那就是可以借此与人类中伟大的天才相遇，与那些远远超越你我的大脑相遇。

这个系列中还有一些西方科幻的佳作，既有新人和新风格，也有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和获奖作品。例如荷兰近年的科幻新星托马斯·奥尔德·赫维尔特的短篇集《雷沙革村的读墨人》。荷兰的幻想文学其实并不繁荣，经典的荷兰小说的创作主题往往是关于“虚无”的。托马斯的作品则有非常强的细腻情感、充满悬念的情节和善恶模糊的人物。在他的作品里，奇观是为故事服务的，“科幻”的部分甚至退化成一个符号或意象。但换个角度看，这是科幻小说外延的扩大。

除此之外还有《时间回旋》的作者罗伯特·威尔森的一部新作《未来的最后一年》，以及写出《西班牙乞丐》三部曲的科幻元老南希·克雷斯的作品集《盖娅的惩罚》等。我把它们看作一个标尺或一面镜子，来对比或映射我们中国科幻如今的发展进程。

我很羡慕这些作者的成长环境。从前整个中国就只有一家《科幻世界》，现在有了多种多样的专业写作平台，让科幻爱好者可以尽情释放写作才华，在丰富多样的环境中展开脑力激荡。豆瓣阅读征文大赛、科幻文汇征文大赛、银河奖、星云奖，还有蝌蚪五线谱“光年奖”、晨星晋康奖等，给他

们带来更多崭露头角的机会。豆瓣阅读征文大赛现在设有专门的科幻类型组别，每一次赛事奖项的出炉，都意味着一大批青年科幻写作者脱颖而出。我为科幻骄傲，也为发掘和推出这些优秀作者和作品的人和机构骄傲。这次豆瓣阅读推出的科幻系列，是中国科幻向多元化发展的证明。在如今的中国，能够有那么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科幻创造中来，是很了不起的。科幻则借此进一步拓展它的空间，激励探索和冒险精神，增加新的审美体验，创造未来和新世界。我把这视作民族的盛事，但更是写作者个人的幸事。

2018年是世界现代科幻诞生二百周年。中国在此时迎来了本土科幻的爆发，这在我们的现代文明史上，无疑刻写着极其重要的意义。

## 目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
| 总序 中国科幻的新起点 / I   |
| 那天，天地翻了个个儿 / 001  |
| 长椅和星光 / 047       |
| 蘑菇之地的郁金香和风车 / 083 |
| 背景 / 131          |
| 你知道的，故事就是这样 / 143 |
| 鹿心和生姜包 / 175      |
| 雷沙革村的读墨人 / 203    |
| 无影男孩 / 229        |



# 那天，天地翻了个个儿

The Day the Earth Turned Upside Down

在这个不可能的世界里，  
你那不可能的请求，  
是代表我爱你的最后一个不可能的象征。



那天，天地翻了个个儿。

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有些人怀疑是因为我们犯了错，或者拜错了神灵，或者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。但其实没什么原因，世界就是翻了个个儿。

幸存下来的科学家们认为重力并没有消失，而是倒转过来了，就好比地球一瞬间失去了所有重量，继而被某种庞大的物质包围了。而那些不幸未被此神迹带走的信徒则认为，生活的本质是奉献与索取，奉献了这么多年，上帝终于向我们索取回去了。然而事实上，地球周围并没有什么异常庞大的物质，被上帝索命也是一个难以令人信服的假设。

上午十点零五分，灾难毫无征兆地发生了。在那魔法般的瞬间，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人飘浮在客厅的半空中，身体倒悬着，还保持着前一刻的姿势——喝咖啡的人在用颠倒的杯子喝咖啡，情侣互相拉扯着对方下坠的身体，老人家抓着

自己滑落的假发，小孩欢叫着，猫咪低吼着，我们的财物如同小行星般在我们周围飘浮环绕——噢，这个凝固的瞬间实在太疯狂了。紧接着传来物体散落的哗啦声，混杂着人们的呻吟、哭号与尖叫——整个场面混乱不堪。我们坠落在天花板上，被自己拥有的一切压得粉碎。颅骨破裂，脖颈折断，婴儿被高高弹起。大多数人要么死在这一刻，要么挂在石膏天花板的破洞上苟延残喘。幸存者则一脸迷茫地压在他们上面，试图理解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
屋外的人们就更惨了。天地翻转的那一刹那，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飞离地球表面。很快，天空便满是东倒西歪的人、飘动的衣物、挣扎的小狗、倾斜的车辆、哗啦响的天花板、不停叫唤的牛以及打着卷儿的秋叶，叶子缤纷的色彩将天空点缀得格外灿烂。坐在门廊上的人们不断翻滚着，最终摔落在摇摇欲坠的遮阳棚上，探出头望向身下的万丈深渊。拜翻转的重力所赐，刚刚从地里钻出鼻尖的鼹鼠被死死卡在地面，而跃出水面的鲸也别想回海里去了。地球母亲如同厌倦了身上的负担一般，将那些没有牢牢扎根在她身上的东西全部甩掉——只是轻轻向上一推，它们就全部掉进了大气层。飞机、卫星和空间站全部消失在太空中，甚至连月亮父亲都被推开。我们看着它变得越来越小，直到抵达它那悲哀的绕

日轨道。它甚至都没来得及跟我们道别。

而我呢？

我当时只是静静地躺在沙发上，什么都没干。我没在看书也没在看电视。即使世界末日来临，我都不会注意到。

我只是盯着手机，等你打来电话。

对于我来说，这是两天来的第二个世界末日。昨天，当你低垂着眼帘对我说“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”时，我的世界就崩塌了。这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个谎言，或者说，是你我变成路人后的第一个谎言，因为你已经不要我们在一起了。这份被我视作今生最美的感情已经变成你的累赘。不要我了，你已经不想跟我在一起了。

我的心碎了。钻心的疼痛和无边的震惊吞没了我。我怎么会想到，你竟能如此平静地吐出这句话。要是放在从前，你绝不会忍心，甚至宁愿死千百次也不会对我说出口。你是我一生的挚爱，我从未想过你竟会从我这里将这份爱带走。我努力假装可以理解，假装不去怪你，不再坚持，假装我的伤痛不及你的伤痛。我甚至无法对你生气，因为我太爱你。

我们站在走廊上，我哽咽着问：“你真的、真的确定吗？”

“不……是的。”

“你说‘不’了。”

“不，我确定。”

“那我们不能……”

“不能。”

“那我们就不能……”

“不能，托比，我很抱歉。”

那一刻安静了。我听得到自己颤抖的呼吸声。你焦急地翻着手袋，寻找开前门的钥匙。走廊还真是一个尴尬的地方，介于离开与留下之间。终于，我鼓起所有勇气问道：“那我们就不再……”

你终于看向我，眼中还含着泪水，然后轻轻摇了摇头。我强忍着眼泪，但它们还是夺眶而出。你强装的平静也终于崩塌。我们紧紧相拥，迟迟不愿松开，就好像这是我做过最困难的事情一样。接着你松开了手。

我含泪笑了。

你也一样。

“米西米西……？”我支吾道。

“不米西。”你回了一句，转身消失在楼道里。

你走后的半小时里，我决心佯装成一个安然无恙、颇具身价、绝不认输的人。我逼回泪水，开始洗碗。看着杯子上的唇印消失在肥皂泡里，恍惚中仿佛看到其他男人抚摸你的

肌肤，亲吻你的嘴唇，霸占你的身体。这些场景填满我脑子里的每一条沟壑，激起无处发泄的懊悔。我狠狠击碎碗碟，玻璃杯都被震到了餐盘底下。紧接着，我脑海里竟开始莫名其妙地玩味起一个可怕又诱人的主意：把一个玻璃杯砸碎在梳妆台上，再用碎片划破手腕。不过那终究只是想想而已。临近傍晚，我发现你已经将脸书状态改为“单身”，要知道之前你磨蹭了好几个礼拜才不情不愿地将状态改成“有伴”。想到这里，我愤怒地将笔记本摔进冰冷的洗碗水里。随着夜幕降临，你走后留下的空虚完全吞噬了我，而我只能孤身一人，孤身一人陷入无尽的悲伤里。

收到你的短信时，夜已经深了。我半梦半醒地躺在沙发上，那一瞬间，居然感到破碎的心脏猛地撞击了一下胸膛。

“泡泡还在你那边。我明天过去取。”

就只有这两句而已。不是“你明天在家吗”或者“也许我们可以再谈谈”，也不是“给我沏壶摩洛哥薄荷茶，好吗”——这可是你最爱喝的茶。甚至连“你现在还好吧”都没有。仅仅只是“我明天过去取”。这两句话比任何东西都让我绝望。

天，天，天！苏菲！你对我来说是如此珍贵，珍贵得不可思议，珍贵得独一无二，珍贵得难以言喻。你究竟为何要这样对我？



灾难发生时，可能是为了将自己与即将翻转的世界隔绝起来，我随手抓过一个靠垫压在自己脸上。多亏此举，我并没有重重地摔在天花板上。而且有沙发靠垫挡着，我也没有伤到骨头。晕眩中，我从沙发底下爬出来，发现浑身上下居然连个擦伤都没有。

重力翻转后，随着最初的混乱逐渐平息下来，我的第一个感受不是震惊，而是迷失方向。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掉在天花板上，也没有发觉客厅已经颠倒过来。尽管外面的防空警报响个不停，但我很清楚这不是地震。一眼扫过客厅，房间里到处都是破碎的家具、折断的盆栽与随之散落一地的泥土、四处悬挂的电线，以及我们破碎的合照。我还没来得及考虑灾难可能的性质，废墟中的某个东西就让我的血液瞬间凝固了。

鱼缸已经碎了。

泡泡在玻璃碎片的水洼里挣扎，看上去惊慌失措。

就在这时，电话竟然响了。

我在一张地毯下找到了手机，突然铃声跟外面的防空警报同时停止了。我看了一眼屏幕，发现是你打来的，心脏顿

时剧烈地跳起来。我立刻回拨给你，但已经没有信号了。我一遍又一遍地拨着你的号码，心想不管刚刚发生了什么，你肯定活了下来并且还尝试在网络瘫痪前联系了我。泡泡在另一边拼命地跳着，为吸引我的注意做着最后一搏。它如同干旱河床上的鱼一般喘着粗气，很快便一动不动地躺着，奄奄一息。

我还活着。

你也活着。

泡泡也还活着。

我迅速跳起来，在废墟中四处寻找可以装泡泡的容器。在此如此紧急的情况下，我能找到最好的东西就是你喝剩一半的汽水瓶。我疯狂地摇晃瓶子，让瓶内剩余的碳酸气体挥发殆尽；接着又用指尖在玻璃碎片的水洼里沾了点水，轻柔地润湿着泡泡橘红色的小身板。在水的滋润下，小家伙开始焦躁地摆尾巴，催促我尽快把它弄到水里。我尝了一口汽水，发现已经完全没有气泡了。于是，我小心翼翼地将泡泡一点点塞进瓶口，直至听到令人满意的入水声才安下心来。

小家伙看起来跟柠檬汽水相处得还不错。

我透过窗户往外看时，世界突然摇晃起来。我住在一栋三层公寓的顶层。视线上方，公园另一边的房子倒悬在地面